

太平軍在河南的傳說

盛 森 編 著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太平天國在南京建立革命政權以後，為了發動北方地區的農民戰爭，並徹底打垮腐敗的滿清政府，在公元一八五三年五月初，派遣大將林鳳祥、李開芳、吉文元等領兵五萬，從揚州出發，舉行北伐。同年元月間從亳州進入河南境，直到七月廿二日在正陽大林店渡過淮河，前後整整四十天，在河南取得了輝煌的成績，給後代留下了許多壯烈的傳說。

作者根據一些史料和搜集了一些流行在河南地區的傳說，較生動地記述了這支人民武裝軍隊的勇敢善戰，和清朝政府官兵的腐敗無能，是一本較好的歷史故事讀物。

太平軍在河南的傳說

成 森 編著

*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）
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一號

地方國營洛陽印刷廠印刷 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

*

豫總書號：2390

787×1092 1/32 • 2 3/4 印張 57,800 字

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0,095冊

統一書號：10105.502

定價：（5）0.20元

前 記

太平天国在南京建立革命政权以后，为了发动北方地区的农民战争并彻底打垮清朝的反动政权，在公元一八五三年（清咸丰三年）五月初，派遣大将林凤祥、李开芳、吉文元等领兵五万，从扬州出发，举行北伐，这就是太平军北伐战争的开始。

五月十三日，大军到了浦口，清将西凌阿、明庆等带领的吉林、黑龙江马队，不战而退，逃往滁州。

北伐太平军在十六日占领滁州，击毙清知州潘忠骏等；清都统西凌阿，再逃往定远。

太平军在五月二十日攻克临淮关，二十八日占领凤阳，大军在此休息整顿。

北伐战争一路上势如破竹，在清朝残酷统治下的北方各地人民，一得到大军到来的消息，立即爆发武装起义，响应配合太平军大军北征；沿临淮关向北地区的泗县、灵璧、铜山、睢宁、邳州、宿州等地，捻军及其他各种农民军，纷纷迎接大军北上；甚至连山东的兖州、沂州、曹州等地，也出现了无数支小规模农民军。

特别是捻军，在张乐行、龔德树、冯金标等人领导下，拒绝清朝巡撫周天爵的“招撫”，在渦河、淝河地区像烈火一般到处燃烧起来，很快的发展成为北方最强大的一支农民武装队伍。

在由捻军作响导的北伐太平军，六月六日占领蒙城，杀了

清知县孙維屏等，經過雒河集，在十日又占領亳州，杀清代理知州孙椿，大軍直奔河南。

○太平軍从六月十二日从亳州入河南境，直到七月二十二日在正阳大林店渡过淮河，进入湖北境内；整整四十天，在河南取得了輝煌的战績，給后代留下了許多壮烈的传说，一部分散見各种史料中，一部分流传在民間。

編写这本书时用过的主要参 考 史 料：①清史列传卷四二周天爵传。②于振江等蒙城县志兵事。③袁登庸等亳州志兵事。

④黄佩兰等渦阳县志兵事。⑤吳坤修等重修安徽通志武备志。

⑥汪堃的盾鼻随聞录卷四。⑦林凤祥、李开芳、吉文元、朱錫

錕的北伐战况报告。⑧罗尔綱的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。⑨山东

軍兴紀略卷十土匪一。⑩尹耕云等豫軍紀略卷一粵匪一。⑪周

玉鑽的周憩亭集卷八。⑫陈善鈞的癸丑中州罹兵紀略。⑬凌善清

的太平天国野史。⑭罗尔綱的太平天国史稿。⑮张德坚的贼

情彙纂。⑯李秀成自述。⑰范文瀾的中国近代史上編 第一分

册。⑱罗尔綱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箋証。⑲江地的太平軍北

伐战争始末。⑳汪伯岩的中国近代史講話二太平天国革命。㉑

张謇的太平天国革命史。㉒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。㉓延安解

放社中国現代革命运动史。

● 1938年我曾在洛阳、郑州、开封一带旅居一个时期，亲自搜集記錄了不少太平軍和捻軍传说；后来我的老同学孙繼成回归密县本乡，請他搜集了密县、新郑、长葛、許州、临颍、郾城、西平一带的太平軍传说；最近两年中，我从旅居上海的河南籍邻居、工人、学生、战士中……；也补充搜集到很多珍貴的口头传说。我还通过这种方式，同时搜集到河南以外各省区的太平軍传说，才編写了这本书。

本书是以口头传说为主、史料为輔，經過考証核对，淘汰

錯誤、虛構、不足凭信的部分，然后进行系統整理，并略作文艺加工，写成的一个小冊子。原計劃把太平軍在河南的傳說，有一次比較全面的敘述，但一个傳說往往因为从甲地传到乙地，有了出入和增減，个人的力量有限，未能一一訂正，保證它絕无錯誤，所以还希望关心河南太平軍傳說的同志們，批評指教或随时提供一些有关資料，帮助我再版时修正。

1959.9.1. 盛森記于上海

目 次

前 記

- 一 太平軍到亳州..... (1)
- 二 巡撫“乘轎”上戰場..... (4)
- 三 渡黃河..... (8)
- 四 血戰歸德..... (12)
- 五 劉家口會師..... (17)
- 六 血染河..... (20)
- 七 兵進豫西..... (27)
- 八 沿河西上..... (33)
- 九 直逼開封..... (38)
- 十 趙口偵察..... (43)
- 十一 夜襲中牟..... (49)
- 十二 走馬取鄭州..... (56)
- 十三 血戰虎牢關..... (61)
- 十四 洛河船夫..... (66)
- 十五 吉文元余部南返..... (77)
- 十六 轉戰入湖北..... (82)

一 太平軍到亳州

太平軍的北伐部隊，在亳州殺了清朝的代理知州孫椿，大軍直奔河南！

消息傳到當時河南的省城開封，吓得清朝的河南巡撫陸應穀，目瞪口呆。

布政使沈兆澧和按察使林揚祖，一同急奔進來，只見陸巡撫穿上朝衣朝服，坐在大堂上，滿臉流汗，呆在那兒，听讓汗水滴滴墜落……

沈兆澧想起今朝是六月十一，正在大伏天，瞧他冠帶整齊如此端坐，難怪他要吃不消。他忍住了笑，恭恭敬敬地問：

“大人這樣熱，怎不寬衣？……”

陸應穀輕嘆一聲說：“也不知是熱汗還是冷汗？……”接着他搖搖頭：“寬衣有什麼用？林鳳祥已殺到了亳州，說不定今晚就踏進俺的境界，怎能叫俺寬心？”

林揚祖連忙說：“我們正為這事，趕來和大人商議。”

陸應穀面露苦笑：“還有什麼商議的？洪秀全金田起兵，不滿三年，從廣西打到了南京；林鳳祥揚州出兵，不過一個月，已經攻陷了亳州；咱們的地方官吏，只有三種下場：一種人敢於領兵作戰，死在疆場，受到朝廷追封，子孫世襲，這是上等；一種人事先逼死妻兒甚至婢僕，自己靜待被‘賊’所殺，做到‘舉家盡忠’，也可以受到朝廷恩封，名留‘青史’，這是中等；一種人弄官弄城，溜之大吉，事後都被革職、查辦或賜死，這是下等！俺沒有勇氣爭取上等人，也不願做個下等

人，勉强求取中等下場，只恨妻儿惜命怕死，婢僕不肯‘尽忠’連‘举家殉难’都办不到，真叫俺死不安心……”

沈兆澤不胜感嘆地說：“咱們做清朝的官，被洪秀全痛罵为忘記祖国，出卖祖宗，变成了取媚异族的奸賊；这是洪秀全有心和孔圣人作对，毀了圣贤的道理；咱們是熟讀圣贤書的人，当然懂得‘忠臣不事二主’；已經做了清朝官，給清朝皇帝‘尽忠’是天經地义；既然大人和我們二人一条心，那就最好沒有了，我們还得劝大人鼓起勇气，爭取一个上等下場，領兵到商丘，挡住林凤祥的来路；这座开封城呀，交給我們二人，就閉城死守到底……”

陆应穀不耐煩再听下去，把手向外面一指：“可恶的蝉儿，叫个不休，扰得俺热上加热，心煩极了！有請两位先把蝉儿捉光……”

沈兆澤向林揚祖看了一眼，装起笑脸回答：“大人还和卑职开玩笑，蝉儿千千万万，那里捉得光？”

陆应穀却板起面孔說：“林凤祥破州占县，到处有軍犯、强盜、匠工、盐梟、飢民、灾民、白蓮教徒、水手、民伕、小市民和种田人，紛紛加入队伍，多得真像千千万万蝉儿，捕捉不光，杀戮不尽！咱們不自量力，妄想阻击死守，这簡直是‘螳臂挡車’，‘飞蛾扑火’！縱然死后也被嘲笑为愚蠢……”

林揚祖有点气恼：“大人此話差了，这是长了敌人的威风，灭了自己的志气呀！我輩既有‘尽忠’决心，成敗得失，不再計較……”

陆应穀大怒：“死有輕如鴻毛，死有重如泰山，怎么可以不計較？两位不必多言，俺尽俺的‘忠’，你們尽管去‘死守’！”

三个人正在作着不必要的“爭論”，忽然有人稟报，說：

“有一壮汉送礼給大人，小的不敢收下，听大人吩咐……”

陆应穀向来是一个死要錢的人，外号“大小欢喜”，說他大的竹杠要敲，小的賄賂也会受，見錢就喜，有禮便收，真是“来者不拒”。今天因为消息紧张，門上人恐怕巡撫大人心情不好，所以不敢作主，急忙奔进来請示；依理猜测，已經袍服整齐的坐在大堂准备尽忠，这份禮那怕怎样丰厚，也可以回絕不收了；那知他眉毛一皺，气得直喝：“混蛋，有人好好送禮来，怎么不收？……”

不一刻，禮物帶进大堂来了，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木匣；陆应穀觉得这笔禮不輕，心花怒放，亲自走下大堂，伸手抽开木匣，又是一个錦袱，包得好好的，热天的手，摸上去冷冰冰、硬綳綳、重甸甸的，不是金条，就是銀块，叫他暗自欢喜，連忙解开包袱一看，大家都同声惊呼：“石头！……”

吃惊的事还有呢，石头上写着两行字：“六月十二日在商丘宋家集，林凤祥守候陆应穀！”

陆应穀又气又急，方才想起了送禮的壮汉，連忙吩咐：“赶快捉住送禮人！”門上人吓得发抖說：“他……他說不……不要回帖，留下禮物就……就走了！”

这也是巡撫大人的“老規矩”任何重禮不發回帖，送禮人知道他的脾气，門上人依照他心意办事，还有什么話可說？

林揚祖沉吟半晌，叫喊起来：“这下子，大人不得不上商丘宋家集去一趟了！失信林凤祥事小，失了清朝封疆大員的威信，也就是毀伤了朝廷的尊嚴，‘賊帥’胆敢約定时日地点相会，大人要是胆怯不带兵去追捕，这便犯了失職重罪，那怕有心‘尽忠’大堂，滔滔黄河水，也永远洗不清大人的‘冤屈’，‘知情放縱’是和‘临陣脱逃’同等的罪名呀！……”

这么一說，惊呆了陆应穀。

他只好长嘆一声：“真叫俺……进退两难！”

沈兆溥忍不住說：“开封城里有兵六千，留下二千給我們二人守城，大人可帶四千兵前去，杀它一陣，或許能打个胜仗呢，如果万一不胜，那时再以死报朝廷，这有什么进退两难的？……”

林揚祖也說：“城中有火藥三万斤，鉄砲很多，只要留下少数守城用，大部分可給大人帶走！……”

陆应穀尷尬地說：“怎么不叫俺进退两难？虽說同是一个死，死法却有不同；譬如被推入河淹死，自己可以閉着眼睛等死；要是投河去死，这就要鼓起这一跳的勇气！……咳咳，俺缺少的便是这么一股勇气……”

二 巡撫“乘轎”上战坊

陆应穀在大教場点齐四千人馬，帶了火藥二万五千斤，二百五十尊鉄砲，浩浩蕩蕩，果然赶奔商丘宋家集去应战了。他自己仍旧乘坐八人抬的綠呢大轎，縮在轎子里忘記了外面热火朝天，只觉得全身发冷，牙齿也会捉对儿厮打起来；他鼓足勇气，伸出抖顫的手，拍着轎杠，口吃地喊出：“上……战战……場……！”

平日說話流利的他，此刻連三个字也說不清，有心强装几分“勇敢”，那知心里的胆怯是掩飾不住，一举一动可以露出破綻！

在轎旁送行的布政使沈兆溥，偏要点穿他：“大人乘轎‘赴战’，万一逢到非常变化，需要撤退的时候，卑职替你担心，轎子沒有馬匹跑的快速呀！……”

陆应穀心里暗想：这是多么好意的关心？簡直是在嘲笑

我没有勇气乘馬陷陣冲鋒……

他恼羞成怒：“俺是巡撫，不是將軍；將軍坐綠呢大轎不像樣子，巡撫乘高头大馬也失体統；此去决心战死，不想偷生逃跑，用不着顧慮什么非常变化了！”

按察使林揚祖冷笑一声：“布政使只讀圣贤書，大概少看史書吧？蜀汉丞相諸葛亮，每次出战，乘坐四輪車，退走的时候，司馬懿十万大軍，也会吓得不敢追赶；八人大轎有十六条腿，还怕进退不能如意？”

陆应穀被勾起了滿肚皮暗火：这个比方更恶毒，嘲笑俺不但沒有勇气，并且缺少智謀；估計俺打了敗仗逃不脫，不是甘心尽忠效死，而是沒有威信吓不退敌人，无智无謀怎能进退如意？真把俺挖苦得够了……

他忍不住这口气，在轎內拱手作別：“开封城的安危，重托在两位肩头啦！宋家集一战不論胜敗，咱們总还有相見的一天！”

陆应穀的官轎抬走了，沈兆濤却对林揚祖只有苦笑：“給老兄这么一激，他临走抱定了逃回来的决心！”

林揚祖哈哈大笑：“临陣脱逃，正和知情縱敌，同等的罪名！巡撫大人走了，咱們二个且作死守打算！”

沈兆濤嘆口气：“俺要是真的有心‘死守’，就不会請他帶走四千兵、二万五千斤火藥和二百五十尊鉄砲！俺担心这位大人要是畏敌自尽，有兵不战斗，有砲不开放，你我难逃罪責；如今兵少砲缺，城池就是失守也有推托……”

林揚祖却怀疑地問：“既然胸有成竹，怎么还顧慮到大人乘轎不乘馬？”

沈兆濤聳聳肩膀：“这个还不明白？如果他乘馬出战，說不定抱定一死，冲在头里，落得一个‘陣亡’美名，求取追

封，博得一个子孙世袭！現在他坐轎上戰場，又是大軍先發，自己緩緩落在后頭，可知他沒有死的決心，只要前面的兵一打敗仗，他立刻回轎逃進開封城！”

林揚祖眉飛色舞地說：“這可沒有那么容易，他果真逃回來，俺就閉城不納，責問他為什麼‘臨陣脫逃’？索性再依了你的心意，把剩下的二千兵和一些鉄砲火藥，統統叫他帶走，讓他去‘收復失地’……”

“那末，咱們呢？”

“咱們的‘死守’也可結束了，打開庫房，挑選你愛我喜的東西，打成大包小裹，裝上車子，駕起快馬，離開此城；一面派人上京告急，詳奏‘死守’到最後一卒，只好忍痛棄守；那時大人已死，這叫做‘死無對証’！”

沈兆濤突然想起巡撫寵愛的兩個美妾，嘻嘻哈哈地說：“好兄弟，還有兩個活貨，咱們也是二一添作五地分沾吧！……”

清朝的“大員”全是這等貨色，清朝的“兵將”也難怪都是一批“酒囊飯袋”；四千人馬旗號不整地趕近商丘宋家集，太平軍北征主將林鳳祥，已帶領李開芳、吉文元、朱錫錕三將，躍馬飛來，高聲呼叫：“咱們‘恭候’好久了，快請陸應穀陣前答話！”領隊的清將慶桐，外號“洞里虎”，在開封城里兇暴非常，仗着自己是個滿人，雖然官級不過做個“提督”，從來不把巡撫等大員放在眼里；可是一見對陣的太平軍，刀槍雪亮，旗幟鮮明，號角嘹亮，戰鼓咚咚，赤紅頭巾和衣褲，在陽光下更見得耀眼刺目，軍容齊整，吶喊震天地，躍動如潮涌；吓得這頭“老虎”出洞就斂了“威勢”，惊呆了，想起陸巡撫還是官架子十足，坐了大轎在后“押陣”，自己為什麼要給他擋頭陣送死？打定主意來一個“不戰而退”，扭轉馬頭就傳令“迅速后撤”！

四千清兵人人怕死，个个想逃，既然“提督”有令退軍，早把笨重的鉄砲火藥丟掉，一陣子的奔竄，變得散亂不成軍；林凤祥揮軍猛追，洞里虎庆桐只有暗暗叫苦，偏偏被開山虎李开芳拦住不放，兩把“開山大斧”劈頭蓋臉的砍下，手里的大刀來不及招架，連人帶馬被砍成四段。

陆应穀幸亏坐的是轎子，十六條腿跑不快，落在後面三里多；發現前面有敗兵急退下來，等到問個明白，一四千人馬死了三千多，吓得“倉皇失措”，急忙“弃了坐轎”；連呼帶喊地說：“快退，快退！……”

他心中叫聲慚愧：“布政使的話不錯呀，轎子沒有馬匹跑的快，十六條腿子怎能和敵人的駿馬賽跑呀？……”

八個轎夫架着他像拉死狗一樣跑了一陣，只累得這位巡撫大人氣喘吁吁兩腿發軟。轎夫中有一個吞吞吐吐地說：“大人，這樣更慢……還是仍坐轎子吧！……”

陆应穀大怒：“混蛋，俺不坐轎！”

另一個轎夫說：“咱們輪流背着大人逃……”

陆应穀听他說個“逃”字，更加氣惱地說：“混蛋，那個‘逃’呀？這是‘退’……”他想讓他們“背”了走吧，却又擔心兩條腿要比十六條腿更慢，連忙搖搖頭：“俺不要你們‘背’，這還像什麼‘體統’？……”

這時候，前面一員副將跨坐一騎快馬逃下來，發現巡撫大人沒有坐騎，慌急地勒住馬韁說：“大人快……快上馬，小將護送大人回開封……”

現在，陆应穀不再顧慮“巡撫乘馬，有失體統”了；他急急抓住馬韁，爬上馬去，坐在这員副將的屁股後面，驢了一口氣：“快退！退回開封城，再作計議！……”

三 渡 黃 河

太平軍在宋家集大捷，打掃戰場，击杀清將提督以下官員十七名，清兵三千多名，得火藥二萬五千斤，鉄炮二百五十尊。第二天，乘勝占領了豫東重鎮歸德城①。

為了迅速渡過黃河，林鳳祥命吉文元、朱錫錕分兵五千，留守歸德，防備陸應穀再調動人馬來追擊；必須把來敵盡歼，然後立即放棄此城，趕到劉家口渡口，渡河到山東，兩軍在曹縣會師。

劉家口渡口在歸德城西北四十里，渡河到對岸，就是山東曹縣轄境的王堤圈；這兒本來是一個荒僻小村，自從南岸私設了劉家渡口，過往的人多了，漸漸發展成一個小集鎮；鎮民完全依靠擺渡過日子，現在却被曹縣的清朝知縣姚景崇一道“告示”，毀了全鎮百姓的生路；他聽說太平軍北上，立刻派兵加強北岸的防守，沿河各個私渡歸并林土口大渡，駐紮重兵、安置鉄炮，保護這個渡口，只用兩艘船一來一往的擺渡，維持兩岸的官家交通，老百姓一律禁止通行；所有民家的船隻，全被收泊北岸，一一燒毀；王堤圈的兩岸交通斷絕後，過往客商沒有了，店舖生意毫無，家家關門，整個集鎮冷寂得可怕；太平軍在宋家集打了大勝仗，突然王堤圈又調來一大隊清軍，他們雖然是來防守河岸，老百姓却先受盡了騷擾和苦難。

林鳳祥和李開芳統領大軍，趕奔到南岸的劉家渡口，正想奪取船隻，控制渡口，接應全軍搶渡過河，見了這種情勢，大家都呆住了。

林鳳祥大軍進亳州那一天，收到過一封密信，是北岸曹縣

①今河南省商丘縣。

的捻軍首領史會成差人冒險送來的；信上很熱誠地說：“廣西的風呀，咱們日夜急盼着，守候着你老人家的飛來呀！……”

從那天起，林鳳祥有了一個外號，全軍都叫他“廣西風”。

信上還告訴他：“山東各地，聽說太平軍快要到來的消息，到處爆發了起義響應；城武有李效普、荷澤有金慶、嘉祥有趙大全、鄆城有蔡勛，他們都結集了捻黨數百人，熱切盼望太平軍渡河。……”

林鳳祥的一顆心早已飛到了山東；那兒有這批捻軍兄弟接應，正是太平軍攻克山東各城的有利機會；可是面對着全無船只的渡口，耳听着黃河奔騰澎湃的急流，眼望着遼闊寂靜的河面，隱隱約約還看到了北岸蠕動着的清軍和直對南岸瞄準的鉄炮口，叫他忍不住一聲長嘆：“我果真是一個鳳凰，倒可以振起雙翅飛過去了！”

太平軍是一支所向無敵的軍隊，任何天險也阻擋不住它的去路，難道就因為沒有船只不能渡河，從這劉家渡口退回去，却叫北岸許多捻軍弟兄眼巴巴地守候個空，這使他們多么失望呀！

林鳳祥揮舞着右臂，堅決地喊着：“太平軍，一定要渡過黃河天險！”

開山虎李開芳，逢山開路、遇水搭橋，一路上走過千山萬水，擋不住他的去路！可是，他手中的兩把沉重的“開山大斧”，碰着這奔騰遼闊的急流，真叫他干着急，無路可開，搭不起橋，皺緊了濃黑的眉毛，睜大了一對大眼，直着喉嚨喊：“怎麼辦？我不通水性呀！”

被他這麼一喊，提醒了林鳳祥：“對呀，飛不過黃河，可以挑選會水的弟兄，游到對岸；先把清軍殲滅，再想辦法接應大軍過河！”

太平軍中通水性的弟兄很多，要在奔騰急流中渡過那麼寬廣的河面，並且對岸還有敵人的炮火箭石的襲擊，隨身又必須攜帶沉重的兵器，這就困難重重。

但太平軍是一支愛民的軍隊，是老百姓自己的軍隊呀！每個弟兄的心上此刻仿佛被射中了一箭！李開芳頭一個忍受不住，喊叫說：“不怕死的弟兄跟我來，我們不渡過黃河，太平軍的威名從此掃地了！”

林鳳祥慌忙攔住：“開芳兄弟，你不会游水，不能作無謂的犧牲！”

李開芳激昂地說：“我是主將要是退縮，全軍怎么能渡過河去？只有讓我犧牲了，可以鼓舞更多的弟兄，拿出決心來，征服這黃河天險！……”

立刻，全軍中躍出了几百只猛虎，有的已忍不住流出眼淚：“我們要用決死的心渡過河去！”

一支“渡河隊伍”出現了，並且在不斷的壯大，从几百个变成了一千七百人，全是背插鋼刀，短衣短褲，从刘家渡口散開，躍入河中……

他們和急流搏鬥，用盡全力，直撲對岸。

岸上的弟兄，屏住了呼吸，密切地注意着他們的行動，眼睛也不敢鬆動，瞧着一千七百人英勇兄弟，破浪奮進。

有的弟兄力氣用盡了，便被急流沖走，犧牲了。

林鳳祥忍住眼淚，對犧牲的弟兄，默默地嘆息，目光關切地送走他們的屍體。

李開芳的心急劇地跳動，他不敢出聲悲哭，恐怕驚動了對岸的敵人。

但是，狡猾的敵人早已看清了，故意沒有發動攻擊，靜待着勇士們渡到河心的時候，鉄炮開響，萬箭齊發，矢石交飛，

中間还夹杂着一陣急密的洋枪声。

李开芳大怒，直着喉咙吼叫：“弟兄們，瞄准，回击！勇士們，加快，用足全力，游近对岸！”

太平軍从宋家集繳获的二百五十尊鉄炮、二万五千斤火藥，全都用上了；直向对岸猛轟，在炮火的掩护下，河心的勇士們繼續跃进！

烟火弥漫在对岸，敌炮被击毀了許多，敌人血肉横飞在半空中。

勇士們不断的迫近了北岸。

林凤祥惊呼起来：“停止开炮！快停！”

李开芳也看清啦，勇士們已游进炮火可以击中的地方，炮火果然能够歼灭对岸的敌人，也能击伤自己的英勇弟兄；少数勇士已渡过了河，正在弥漫的炮火下奋身縱上河岸。

鉄炮只好停止轟击，换上了弓箭；这就不行，弓箭的射程到不了对岸；就是有少数射到了那儿，“强弩之末，不可穿魯縞”，已經势弱力微，起不了作用。

相反的，对岸的鉄炮开响了；同时弩箭如飞蝗发出，洋枪声又响了；林凤祥被迫发令：“弟兄們赶快后退，退出炮火的射程！……”

在炮火烟云中，林凤祥不忍再看，游近对岸的勇士們，一个个牺牲在弩箭洋枪下。

就在这时候，对岸传来壮烈的冲杀声；已經登岸的一百多个勇士，仿佛一百多只猛虎，揮舞着鋼刀，直扑敌陣。

在一陣冲杀过后，勇士們一个个倒下去了。

更多的敌人，也随着勇士們倒仆下去。

林凤祥悲痛地嘆息：“牺牲了一千七百多个好弟兄，渡不过黄河！”